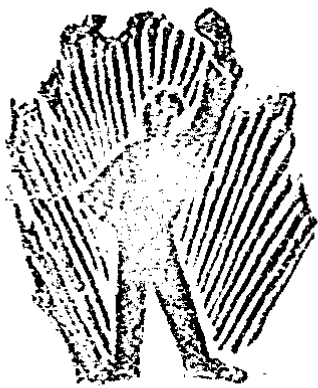


外文藝
第18号



警衛軍中校

V. 魏里奇科作

• 戈寶權譯

斯大林大元帥關於攻克哥尼斯堡的手令

勝：
白俄羅斯第三戰線總司令蘇聯元帥西萊夫斯基及前線參謀長波克羅夫斯基大

團，並於今天四月九日，以銜鋒戰攻克東普魯士的堡壘和主要城市——德國在波羅的海的重要戰略防禦據點——哥尼斯堡。

德國要塞司令步兵大將路希及其參謀部所統率的哥尼斯堡守軍殘餘，於今天二十
十一時三十分時停止抵抗並放下武器。

為紀念在佔領哥尼斯堡城市與堡壘之戰中勳功卓著的聯隊和部隊所取得的勝利
，特對各部隊冠以「哥尼斯堡」的稱號，並授予勳章。

今天四月九日夜十二日，我們的首都莫斯科，代表祖國用三百二十四尊大砲鳴

德三十四軍，向哥羅哥尼新堡德國守軍兵團及佔領哥羅哥尼新堡的城市和堡壘的白俄編
斯第三戰線的部隊致敬。

蘇軍最高統帥蘇聯大元帥

約瑟夫·斯大林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

第三三三號命令

一九四五年正月，蘇軍大將徹爾尼雅霍夫所率的部隊，在奧普魯士開始進攻了。他們突破了敵人的主要防線，衝進敵國的深處去。這是一次毀滅性的攻勢。激戰在廣大地區上繼續着。

普魯士的灰色的天空，變成了赤紫色，好像染上血似的。

許多德國的城市陷落了，永遠攻不破的堡壘和最新的技術的界線是崩潰了。德國的土地，橫陳在蘇聯士兵的腳底下。

徹爾尼雅霍夫所率的部隊現在所走過的，正是將近兩百年前，當俄國的軍隊在七年戰爭中，向傲慢的普魯士首都哥尼斯堡前進時所走過的那片土地（註）。這好像還是不久之前的事！在這兩百年中，俄國士兵在這兒的腳跡是沒有消遺掉的。蘇聯的戰士們覺得在他們的前面，在夜色的黑暗中，

（註）七年戰爭爆發於一七五六年，起因於普奧之爭。俄軍自翌年參戰，一七五八年攻克哥
尼斯堡，一七六〇年攻陷柏林，戰爭於一七六三年結束。



俄國人露營的野火正在冒着烟。

後代的子孫，沿着他們祖先們的腳跡在前進……。

在哥尼斯堡攻勢與軸心作戰的，是留德尼科夫將軍的部隊。他們迅速的深入了東普魯士。在苦戰中他們臨到了一種幸運，一種偉大而驕傲的幸運：這因為他們是審判官，他們正在自古以來的敵人的土地上走着；它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進攻這個思想，深深地盤據在戰士們的心中。士兵們叫道：

「我們要向哥尼斯堡前進！」

皮爾卡能和英斯德堡的堅固的多面堡壘，已經遺留在後面了。現在已經感覺到海的氣息——潮濕而又寒冷的。但哥尼斯堡還是遠得很。展開在戰士們面前的，是一片陰沉的爲霧氣所籠罩着的國土。到處都是閃着白光的咫尺不辨的混暗。一會兒降着潮濕的融化了的雪，一會兒落着溫陵的細雨，一會兒嚴寒突然凍凝了大地。繼而大霧又重新迷住人，像鎊鎊一樣地侵蝕着人們的眼睛。在霧氣下面暴露出來的，是更新的界綫——石頭，混凝土，鋼鐵，是更新的工事。蒼白色的混暗，沿着築有永久工事和坑道的防線慢慢地爬過去。在這些毫無隱庇的土地上面，曾經有過一畝自由的不被佔據的土地嗎？……在這裏簡直是沒有作戰的空間的。

戰士們這樣講起東普魯士：

「一切都是禁錮着，陰沉的！」

蘇聯的部隊是愈來愈認識這片匍匐在他們腳前的土地了。

在格羅斯·鮑姆地方的許多房子裏，和在瓷磚的爐灶並排的，就繫着令人厭惡的灰色的永久工事。警衛軍在這兒擊潰了德國人。警衛軍已經向前衝過去，這時候有誰的叫聲止住了他們。

從貴族府邸的院子裏奔出了一個戰士，他喘着氣叫道：

「看呀！弟兄們，看呀！」

這個戰士把鐵鍊子拿給大家看，並且在激怒中把它們高舉在頭頂上搖動着。這是閃爍和手鐐，不久之前才從人身上取下來的。那些帶這種腳鍊和手鐐的蘇聯人，已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已被趕到哥尼斯堡去了。

警衛軍靜默無聲地把它們用手一個一個地傳過去。尼古拉·盧卡希向着這個可怕的機器看了很久，面色都發灰了。

他沉重地說道：「警衛軍們，聽我說。我永遠忘記不了德國人的這件事。無論是砲火，無論是石頭，什麼都阻擋不了我。」

……留德尼科夫的部隊，穿過濃霧和鋼筋混凝土，向哥尼斯堡頑強地衝過去。現在橫在他們前面的，是達伊邁河的界綫——這是哥尼斯堡的第一條外防綫，從此就開始了它的城寨。

在離波伊邁河三十公里遠的後方，在黑暗中設立着普魯士的迦太基——哥尼爾堡（註）。

（註）迦太基是紀元前九世紀時北非的一個古城，此處是說哥尼爾堡是東普魯士的一個古城。

一

波伊邁河防線——是哥尼爾堡的後門。

它建造了四十年，隨着軍事工程思想的每一新的進步而加以現代化和改良。打開了這扇門，就意味着在軍事科學上是超越過了敵人。偵察兵已經深深地潛入到德國人的後方。勇敢的危險探求者，是必須先感觸到這條界線的。

是清晨的時分。

偵察兵隱藏着，在觀察一切。這時候有一條平靜地結在冰下面的彎曲的寂寞的河流，展開在他們的視線當中。在敵人的一邊，它的陰沉的空氣的岸邊，稍稍昇高起來。在四周圍的融化了的雪下面，

樺麥透出了綠色。左近的樹林是黑沈沈的。沒有人煙。到處是一片寂靜，絲毫沒有一個活人的影跡。灰色的天空，低低地懸掛在這一片灰色的普魯士的風景畫上。

有一個偵察兵堅決地說道：「這並不是那一條河！」

軍曹安德萊·赫瓦萊布諾夫用望遠鏡長久地和仔細地看着這條河。忽然間赫瓦萊布諾夫全身緊張起來：望遠鏡的透光鏡抓到一個異常的俘獲品。一條孤獨的小狗坐在兩岸邊上，看起來大概是因為飢餓在叫着。但是這時有一隻手從地下伸出來，抓住小狗的頸子，把它拖到地下面去。

赫瓦萊布諾夫因為激動而打了一陣寒噤。

他果決的說道：「是它，那就是達伊邁河！」

是的，這就是達伊邁河的防線。

在它的岸邊的絕壁的下方，有着一個特別的德國人的世界。有着許多砲口的永久防禦工事的沉重的建築物，一直拖延到冰旁邊。永久工事是築在河岸邊。任何觀察器械都不能發現它們。地下的砲臺有幾尺厚的牆壁，堅固的甲板，和好多磅重的迴彈障。永久工事的武裝——是用特別的機器管理着的大砲和輕重機關槍。

在永久工事後面，就是嚴密的工程壕和交通壕。

達伊邁河上的瞭望地點的小室，有些帶潛水艇的懸長的瞭望室。此地的一切，都告訴我們是怎樣

將海洋上的裝備應用到陸地上來。看起來，就好像這條河，它的河岸，以及河上的冰，——這一切是
按照軍事工程師的圖樣所做成的。

鋼鐵，混凝土，裝甲。

達伊邁河防綫可以運用任何口徑的大砲射擊。這條防綫的衛戍部隊可以留在蘇聯軍隊的後方，打
擊他們的背後……。

在當時的哥尼斯堡，還沒有建築街頭工事。難道誰能克服這條難以攻陷的達伊邁河的防綫嗎？普
魯士的首都還在播送跳舞的音樂和重音魯士首長科赫的演講詞呢。

留德尼科夫將軍的部隊，深知道那個威脅着他們的危險。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這個原因而遲疑包
圍。軍隊是頑強地打毀着德國人。

二

攻勢已進行了十幾天了。

德國軍隊的情形，呈現出一幅完全潰敗的圖景。無數的步兵，自衛隊甲種部隊，砲兵。後衛——

所有一切，都在蘇聯步兵、砲兵、坦克和空軍的可怕的奇襲之下潰敗。粉碎和壓回去。德國人損失了一萬七千人的死傷和四百門大砲。蘇聯部隊的打擊絲毫沒有減弱。他們就像鋼鐵一樣地進攻，絲毫不知道疲倦，拜茹格黑將軍的警衛軍，向敵人衝擊。而達伊邁河最艱難的一段地帶——格羅斯·拜拜恩，正好是由他們的負擔的……。這位大面孔和大骨架的拜茹格里，他很知道他的警衛軍所要克服的，各種怎樣的困難。但是他深信他的士兵們，並且向留德尼科夫報告道：

「不，我們的警衛軍是不準備徒步越過達伊邁河的。德國人會把他們推過去的！……」

當夜色的黑暗已經籠罩着兩岸時，達伊邁河的戰鬥爆發了。

霧氣在匍行着，捲成烟柱。

德國人在冰上爬回自己永久工事，最後想在此地阻擋住警衛軍。六十三座永久工事的砲口都關閉了。河上全爲砲火所蓋滿了。被地雷炸裂開的冰塊，飛到空中去。它的巨大的冰塊突出來，閃閃光光。達伊邁河好像是一頭野獸的嘴，在露出它的巨齒。這時候，我們無數大砲的激烈的砲火，向它射邊去了。奧萊尼克中校的警衛紅旗砲隊，和步兵一齊前進，突然間它的沈重的砲身出現在達伊邁河的岸邊，來對付永久工事了。

冰的碎片和彈片，蓋滿了砲兵的全身。塵世的地獄從此開始了。德國人的永久工事的砲口，正像巨大的鐵錘在閃着光。

砲隊長華倫丁·謝甫丘克向砲手叫道：「對準鐵樹射擊！把永久工事根絕掉！」
大砲直接對準開火了。砲彈的碎片擊着壕甲，發出尖銳的響聲。砲手拜茹格里叫道：

「霧……霧……」

在他旁邊的彼得·科特砲隊長的大砲，也正向「鐵樹」射擊。青年團團員瓦倫丁·謝甫丘克，弗薩黨員彼得·科特，都是兩位著名的砲手。他們的大砲是從遠方來的，是從蘇聯的深後方來的，他們懂得德國的永久工事怎樣一回事。他們必須用金屬物封閉住和塞住這些永久工事的咽喉，而科夫上校的警衛軍衝鋒隊，正是針對着這些工事。

現在達伊邁河好像一個龐大的鐵廠，充滿了濃煙，濃霧和火光。

現在墨黑科夫的警衛軍衝鋒隊，他們在冰塊上爬着……奔着……攀着，把它染成了血紅色了。其中有幾個人已經到達對岸了。

神聖的忘我獻身的偉大力量呀！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在它的前面支持得住的。永久工事裏的鐵樹擊了耳朵和瞎了眼睛的衛戍兵士，都在自己的石頭的小室裏悲號。

華倫丁·謝甫丘克叫道：「到冰上去！」

他的砲手拜茹格里、希比洛夫、科爾尼諾夫、格里高爾丘克、赫蘭諾夫斯基就把大砲滾到冰上去。砲的前身陷在深潭裏了。他們用手抓住大砲，拖住，再向前滾過去……冰塊在他們的腳下面滑

響着。機關槍的砲火飛過來。但是大家還活着！先頭部隊的團長特魯辛中校沿着冰奔到德國人的岸邊去。在砲火和火箭的照耀之下，他看出華倫丁，就叫道：

「謝謝你們，這些好漢！」

在防線的內部，在永久工事的前面已經進行戰鬥了。德國人從煤炭庫裏分散到坑道裏面去。但是在第一線上，已經閃爍着我們的步兵們的白色的衣衫。到處都是叫喊聲和碎裂聲。在火箭的飛舞之下，奔跑跳躍着的警衛軍在閃過去。軍曹莎賓和他的八個擲彈筒的砲手，和德國人在坑道裏面對面地肉搏着，用手榴彈打他們。而在上面，自動步槍手大張開的外套的衣邊，像風一樣的飛過去。

這時候已是深夜了，戰鬥正在烈的時候。在達伊邁河的浮冰上已經聽見送飯的廚司們的聲音。

廚司們問道：「喂，士兵們！什麼地方是我們的人，什麼地方是德國人？」

從黑色的霧氣裏，粗嘎的聲音向他們回答道：

「這兒完全是我們的……」

三

河上的戰鬥，正像大海一樣地洶湧。

在這兒，冰被克服了；在另一處地方，戰鬥正在浮冰上進行着；在其他的方面，德國人在冰上進行反攻。在特魯辛團的地段上，在進行着白刃戰。警衛軍和特魯辛的部隊人員，都到了西岸，可是永久工事還在德國人的手裏。

這時已是正月二十三日了。

德國人絕望地向蘇聯的軍隊撲過來。一切都很清楚：他們想把警衛軍拋到冰上去，再用他們的大炮把他們在那兒結束掉。在霧氣裏可以聽見坦克車輪帶的金屬聲音，這是「老虎」(註)在推進了……。特魯辛團的砲隊站在坑道的後面，在步兵的前面。只要用小口徑的砲，就足以打破德國的鋼甲。砲手們只有在自己面前十至十二步的地方，才能看見坦克；霧氣遮蔽了一切，傳着悶悶的，在地面上蔓延着。准校安德察·維希達夫斯基和上士曹長巴威爾·科甫東，把自己的砲從掩護處拖出來了。

巴威爾·科甫東向自己的砲手高聲說道：

「同志們，爲了警衛軍的光榮！」

巴威爾用左膝跪下去，像警衛軍宣誓時所做的一樣……他某砲隊的青年團的組織者，有五

(註)「老虎」是德國一種坦克車的名稱。

動章在他的脚前閃爍着。「老虎」和德國的步兵，直向團的砲隊陣地衝過來。德國人沿着全綫開砲了。作戰的命運要決定了。

散兵連的黨組織工作者列兵伊凡·里科夫，他站在自己的同志們的前面。他的號召的聲響，傳遍了全綫：

「爲了斯大林的警衛軍的光榮！」

連隊向前衝過去，消失在砲火和霧氣中……開始倒章永久工事了。德國人支持不住了。第四十七號永久工事的衛戍部隊，打開了大門。在永久工事門口站着的，是阿察蘇金上尉和阿勃美多夫的追擊砲隊。德國人和俄國人互相猛撲過去。搏鬥就在砲火陣地上，就在迫擊砲旁沸騰起來。

在前面已聽見「烏拉」的喊聲，機關槍的惡毒的碎裂聲和轟響。機關槍手庫拉科夫向誰叫道：「把子彈交給我——拿子彈來！」

德國人就像雪崩一樣地，從霧氣裏向他衝過去。他向他們放了一長排的子彈，再放了一下，打中了他們的背後。現在一團活的血人轉過身去悲泣着和爬回去了。從達伊邁河的右翼一直到它的左翼的砲臺——察比奧，都在砲火中。戰場上——人，鋼甲，大地——一切都像是達到白熱狀態。就好像滿伊邁河在這種高熱之下解凍了。

在戰場上是有它的法則的。警衛軍爬過了坑道，讓德國的坦克從頭上開過去。現在蘇聯的自動重

炮——「金絲桃」(砲名)向「老虎」衝過去了。戰場上充滿了摩托的吼鳴。

菲西里·安得萊維奇·特希辛向自己的團長下令：「不讓敵人逃走！」

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命令。這位受傷的中校死在戰場上了。但是他的騎衛軍却向前衝過去……

現在已經是正午了。防綫被突破了。戰事靜息下去，橫陳在日光下面。在稀疏的矮樹叢，就是安得萊·維希遜夫斯基准校和巴威爾·科甫庫上士曹長的大砲在霧氣裏碰到「老虎」的地方，也寂靜了。畢學科夫上校和光榮的砲手們決別了。安得萊·維希遜夫斯基，巴威爾·科甫庫和所有他們的砲手們，都躺在自己的大砲的砲架和砲身上，擁抱着它們。巴威爾·科甫庫躺着，廣闊地張開兩臂。明亮的微笑凝結在他美麗的面孔上，就好像他是在一次愉快的盛會上。

畢學科夫上尉命令道：「衝擊永久工事！」

「金絲桃」開到永久工事的門口，把砲身向潛下方，開火了……

達伊邁河防綫就是這樣陷落的，走向哥尼斯基堡的鐵門，就這樣打開了。

四

察姆閣半島在迅速進攻的部隊面前展開了，現在必須衝擊最新式工事的複雜的迷宮，這是作為防

築的一種統一而完整的建築物的。防禦工事在各方向阻擋住道路。防禦牆和抵抗的主力點的衛戍部隊，可以互相之間互助，和獨立進行作戰。

第一條就是哥尼斯堡——克倫茲之間的防綫。它從北邊阻擋着對於這個城市要塞的包圍。

一製造大砲、餛油、子彈和彈藥的工廠，都在塞姆蘭森林的下面。在大地的深深的底層工作着。龐大的兵工廠隱藏在這塊土地的下層。

德國軍隊的哥尼斯堡兵團的機動基地，正是在此地，在這個塞姆蘭半島上。必須佔有這個基地，只有那時候才能談勝利！

軍隊在英勇獻身的激情中進攻。很多的請求加入黨和青年團的鑒證書，都是在進攻哥尼斯堡時由士兵們提出的。那許多在戰鬥中受過磨練的勇敢之中最勇敢的人，和那些剛剛加入戰場的青年人，他們都把自己的生命和布爾塞維克黨聯繫起來，並且把他們的一切——幻想和生命，都獻給了祖國。

……灰燼降落在德國各城市和鄉村的屋瓦上。就好像是降着黑雨。

龐大的蘇聯軍隊，沿着塞姆蘭前綫全綫在向前推進。步兵和砲兵並行着。砲兵師團轟轟地前進：這一架架安好了，另一架架開火了。步兵排成長隊前進。裝甲部隊在衝擊德國人。這是一種奇妙的運動：軍隊從沒有一公里的路程是沿着直綫前進的。迂迴、包圍、側翼的打擊，在較意外的地點和情況下打擊着德國人。

蘇聯軍隊正像鋼鐵一樣，穿過了塞姆蘭半島，並且把它分裂開來。就在這些日子裏，哥尼斯堡已經聽見蘇聯士兵的脚步聲了。他們是快近了。

德國人創造了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普魯士從它的軸心跳開，飛進無底的深淵。數不盡的難民羣，擠滿了所有的大路、界綫、避難室和向着哥尼斯堡的陣地。德國軍隊——步兵、砲兵、坦克，被這些瘋狂了的羣衆的魔力所吸引，他們也轉過身來，跟他們一齊退回去。那些從哥尼斯堡和半島深處趕來的軍隊，被陷在密叢的人的洪流中，好像是陷在沼澤中一樣。

這是德國的山崩地塌！

上尉勞拜的要塞墜落到這個人的混淆中去，幾幾乎跨不過哥尼斯堡——克倫茲防綫。他不能向前移動一步：人的雪崩，把一切都帶走了。好像它把多年的林蔭大道也帶走了。

勞拜爬上了自動大砲，狂吼道：

「給我讓路，你們在幹什麼？你們要毀滅德國的！」

要塞營在它的指揮官的眼中，被成千萬的羣衆所遺散和吞沒了。

在另外一條大道上，奉令向哥尼斯堡——克倫茲戰綫轉移的一個坦克縱隊，在全速度的進程中被膠黏在人羣中間了，它並沒有停住，就用環帶從人身上滾過去。我們跟着在後面推進的部隊，聽見了可怕的悲泣的聲音。

……激戰是殘酷的。德國每天向蘇聯軍隊放一千、兩千、以至五千顆砲彈，想阻止他們前進。軍官隊伍，要塞營和軍事學校的學生，都被投到戰鬥中去了。

但是蘇聯軍隊的急襲，不斷地增長。警衛軍向前衝擊。少校伊凡·浩維夏文的一營人，在裝甲車上前進。警衛軍穿過了德軍部隊的密叢，衝向德國砲兵團的火力點，把它毀滅掉，並俘獲了三十四門大砲。

少校浩維夏文報告道：「我專帶砲隊。步兵的時間來不及，把它留在我的後面吧。」

撒謬尼雅寇夫斯基將軍的後備軍，都是些久經磨練的部隊，正以加速的步伐向戰場前進。從深溝方已經準備好新的更有力的打擊，這次打擊是應該決定德國師團的命運的。德國人的損失非常重大，成批的砲兵師團，連同大砲、砲手和砲彈的儲藏俘獲了。有許多全新的「老虎」坦克也被俘了。和成數的人被俘的，還有上尉勞拜。他剩了一個人，既沒有參謀部，也沒有部隊。他用手掩着面孔，嘆息道：

「哦，這種類似的情形，我只在巴黎近郊。在法國人那裏看見過……。在法國死掉的德國人是寧願的，——因為他們這是爲了勝利而死的！……」

潰滅更加擴大了。哥尼斯堡堡壘的聲音傳出來了，——哭喪的重砲在開火了。砲彈帶着震耳欲聾的響聲，刺破長空。現在已經接近哥尼斯堡——克倫茲防線了，德國的補充力量從那兒來迎接我們的

部隊。

敵人迫近了。而蘇聯的步兵就成排地滾過去。

「交出哥尼斯堡！拜勒科普之役的戰士們來了，這是一枝鑽石警衛軍！」

著名的華倫丁·謝甫丘克帶着他的大砲，和德國的坦克在戰場上碰頭了。三輛坦克瘋狂地向他的大砲衝過來。它們飛濺起污泥和白雪，以極形向前推進。瞄準手拜茹格里拖了一下燃紐。最前面一輛坦克的砲塔飛到天空中去了。這架坦克像一個蠢了瘋的人，還在向前狂奔。它的左翼的一輛坦克在當地旋轉着，發出金屬的聲響……大砲的砲火把鋼甲，混凝土和泥土掀上天空。這時候步兵已經聚集，向前推進了。

上校科相諾夫的警衛軍，在煙氣裏互相詢問道：

「克倫茲防線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還看不見？」

他們踏過德國人的屍頭，在濃密的煙氣中越過了哥尼斯堡——克倫茲防線，而從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勝利。就在這時候，「鑽石警衛軍」衝入這條防線的裂縫了。

這是羅巴金將軍的警衛軍——是拜勒科普之役的英雄。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他們衝擊了拜勒科普、伊順尼和陰暗的堅固的拜里拜克。他們強渡了塞巴斯托波爾的北灣，從北邊打下這個要塞，歐洲最優秀的軍隊，從不能從北邊佔領塞巴斯托波爾的。

「鑽石警衛軍」的士兵，拿了劍刀，像雄獅一樣向前猛撲過去……就在這一天，部隊短促地
雲已經進入哥尼斯堡最先的東部堡壘的砲台。

這是正月二十八日的夜裏。

五

新的打擊開始了。迅速而有力的運動，把握住所有的人：有的向前直進，向着西方，有的轉回
西南方；有的大轉身向着南方。

軍隊就像三枝致命的箭一樣地向前推動，衝過去。

科相諾夫的警衛軍，直向西方前進。他們要用強有力的打擊，穿過塞姆蘭半島，直抵海邊，並且
像劍一樣地把德國人砍成兩開。而包圍哥尼斯堡的部隊，則從科相諾夫上校的側背後衝出去。

上校在自己的士兵之間艱苦地走着，他向他們說道：

「現在我們向海邊去！祖國是不會忘記我們的。」
他們去創造偉蹟了。

了……在那時候有沒有降過霧和下過蝕眼的黑色的細雨，誰都沒有注意，一切都在火焰中。

我們的部隊像一柄劍刀，穿過了德國軍隊和工事的密叢。半島因為吼鳴而戰慄了。軍隊沿着四公里寬的狹窄走廊，向目標推進，把哥尼斯堡包圍起來。他們在混亂的戰綫中進行作戰，好像他們從各處在撒播死亡的種子：到處——從右邊，從左邊，從前面，——德國人都在投降了。

參謀部也參加作戰，保衛着自己部隊的後方。砲兵向前向後擲着大砲。

黑糊糊的夜景，是難以匹比的。火箭的飛舞，曳光彈的迅速的飛逝，大砲射擊和爆發時的閃光，……哦，這樣的夜呀！凡是那些活潑的人，永遠都不會忘記它們的。

兩方面數量龐大的軍隊和技術相接觸了。各種事件正使人頭暈目眩的速度在發展着。

正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快結束時，奧萊謝夫將軍的士兵，進到了哥尼斯堡北方和西北方的堡壘。鐵石警衛軍比其他任何部隊，更深入到四方堡壘。進入了城市的後方。它的運動，是種複雜的進攻。正月二十九日這一天，警衛軍越過了十二公里，在沿途上毀滅了德國人的精緻的要塞營。

他們用手榴彈把德國人從永久工事裏趕出去，用刺刀把他們從坑道裏挑剔出來，把他們從男爵們的別墅的築着工事的陽台上擲出來。

陣地一個接着一個地陷落了。在柴米頓地方的地主的院子裏，白刃血戰正沸騰着。警衛軍在房子裏進行戰鬥。大個子和有威力的一個警衛軍——尼古拉、揚，正用手榴彈炸中了房子的上層。他像個

脚一棧，從這一個房間衝到另一個房間。八個德國人向他撲過來。他用可怕的舉動和殘忍的狂叫嚇倒他們。

尼古拉·楊把活的和半活的德國人，從窗口丟出去，叫道：

「滾吧！你們這些俘虜品，我一輩子都不想再看見你們！」

「鑽石警衛軍」又向前進，進入敵人的深後方。這時一片新的惡意的土地在英雄們面前展開了。周圍都是樹林。在所有的地圖上，這些地方是空虛和平靜的地方。而實際上，這些樹林，都被石頭鑿造的工廠，鐵路和塔樓所擠滿了。這是些秘密的目標，這是秘密的德國。

上尉安德塞·卡拉耶夫的一營人，沿着這塊充滿了危險的森林向前推進。突然間偵察兵契爾卡爾尖聲叫道：

「我們站在德國人上面。他們是躲在地下的。」

警衛軍就衝進地下層的黑暗的走廊。下面是一所兵工廠的廣闊的無盡的車間——放着成列的高射炮，機關槍，大砲和車床。

戰鬥在地下而爆發了。

「跟着打過去！」米哈伊爾·里特維連科命令道，就把高射機關槍轉過身來。

亮亮的子彈射滿了車間……那些在地面上森林裏的人，覺得地底激戰的轟響，貫穿了他們的

身，撥着他們的心。被汗水弄污了臉的警衛軍從地下跳上來。已經到了樹林的另一頭了。他們就是這樣前進的，在地面上和在地面下，在樹林裏和樹林下。

正月三十日已經結束了。

這時候已經靠近大海——已經靠近華爾蘭半島的南岸了。籠罩着大霧。在這個霧裏面，在哥尼爾廢墟中心，已經聽見火車的警笛，飛機吼鳴，和進攻者的呼喊聲。「鐵石警衛軍」帶來了最後的打擊。警衛軍沉重地喘息着，因為臭味的夜氣噁喘着，因為火藥的灰塵而嘔吐着。在火車上被俘的德國士兵，張着大大的充滿了恐懼的眼睛，看着他們。五十三架沒有來得及起飛的飛機，也被俘獲了。

現在面迎在「鐵石警衛軍」前面的，就是倭寇了。

六

從來沒有這樣一種困難，是不能為真理的思想毀滅着的人所克服的。科相諾夫上校的警衛軍，就是這樣的人。

包圍哥尼爾的部隊，覺得科相諾夫的警衛軍是活生生地，可感觸的，就好像人在風暴中感觸到

牆壁一樣的庇護。科相諾夫的警衛軍，向着西方的大海前進。這條道路是遙遠的，並且是因遠而艱難的。需要砲彈的威力，才能打通德國軍隊和工事的密層。警衛軍找到了這個力量。在二月二日的夜裏。安德萊夫中校警衛軍的射擊手，衝進格爾瑪烏，而維諾格拉多夫少校的射擊手，則進到了海邊。停泊在碇船塢的煙灰色的德國船隻，靜默無語地來迎接着他們。德國人的主力從兩方打過來了，右邊是從克倫茲來的，左邊是從彼爾勞來的。從米米爾和但澤撤退的德國部隊，現在都趨向着這些港口來了。

警衛軍成了一座牆。我們的機器腳踏車隊馳過來拯救他們，準備在陸地上和在海浪中行駛的水陸兩用坦克也沿着大道開過來，砲隊也趕到了。

考驗的時候終於來臨了。從右邊來的八個德國團隊和從左邊來的兩個團隊，他們向警衛軍衝過來。軍艦的砲火也迎面打過來。激戰開始了，戰勝哥尼斯基的命運，就在這次激戰中決定了。

警衛軍應該堅持下去，否則就是死掉。

在這次戰鬥中死掉的人，並不感到死。

「我並不痛苦。你們趕快衝到魔鬼那兒去吧！」當敵國兵想綁架機關槍手伏爾科夫的傷口時，他當時這樣憤慨地說道。

他已經傷過五次，但還是向着德國人那邊衝過去……。坦克、水陸兩用坦克、機關槍——一切都

移動着，旋轉着，在這一戰中發射着砲火。摩托的響聲，壓倒了其他的一切響聲。科比梁斯基少校的警衛軍的火陸兩用坦克，在樹林間閃過去。機器腳踏車隊發着令人耳聾的響聲，向德國步兵衝過去，排成長列，衝進德國人的鎖鏈。

迅速開來增援的砲隊已經快到了。在從大道上飛馳過去的許多大砲當中，就有著名的華倫丁。圖甫丘克的一門大砲。一會兒它已經直接瞄準好了。

「放呀，放呀！」喘息着的警衛軍向砲手們叫道。

華倫丁就命令自己的砲手們開火。

重要的是在這次戰鬥中應得到的每一分鐘。誰也不會想起其他的事情。德國的許多營毀滅了，警衛軍的英雄們流了神聖的血。警衛軍遇見德國人，就把他們擄開去。華倫丁。謝甫丘克的砲手們一個接着一個地倒下去，他的兩隻天藍的眼睛發熱了，他的明朗的安詳的心靈也暗淡下去了。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

華倫丁除掉帽子，脫下棉衣。由於在近旁熾烈的砲彈所捲起的風，把他的藍黝色的頭髮吹散開，華倫丁向那些受了傷還活着的砲手們叫道：「你們爬過來吧！」

他一個人放砲。

警衛軍們看見了他這頭瘋狂的工作，德國人也看見了。成列的榴彈砲隊，都開始向他開火。

維倫丁還是堅持着……。

一個不平凡的死，早已爲他準備好了。一顆德國的重砲彈打中了他的胸口。美麗的維倫丁就從此再不存在了。他和砲火一同飛到赤熱的空氣裏去，飛到塞姆威半島的霧氣裏去，飛到蘇聯怒雷的聲響不朽裏回去，永世不朽。

X

X

前總指揮徹爾尼雅霍夫斯基陸軍大將，在房間裏的地氈上慢慢地走着。到處都是黑夜，
他身上靜寂得很。在這位大將的英勇的面容上，透出了一個深刻的思想。

他向留德尼科夫低聲地說道：「你的部隊完成了偉蹟。他們向哥尼斯堡前進了！」
留德尼科夫是一個黑頭髮的斯大林格勒人，有一雙閃光的眼睛，他也低聲地說道：

「士兵們旺盛的士氣……」

在哥尼斯堡近郊的蘇聯部隊，像堡壘的牆壁一樣矗立着。

在坑道的泥土中，在哥尼斯堡防線的混凝土當中，在這第一個靜寂的夜中，意味深長的夢想人們



的眼睛閉起來，這是前線上的一個怯弱而不能久待着的友人。疲倦了和困憊了的兵士們，深深地呼吸着，做着一切生活中最甜美的夢……他們十五天以來都在砲火中，從不知道休息。新的戰鬥在等待着他們，他們的兩手兩腳是不應該感覺得疲勞和痛苦的。

第一個寂靜的清晨來臨了。

一幅驟然的復仇的圖畫，呈現在哥尼斯堡的眼前。到處，在十幾公里的地面，在塞姆蘭半島的各個方向，都是戰場。無數的德國的機械，——坦克、飛機、汽車、自動大砲——焚毀了的和被打壞了的，完整的和殘缺的，都堆滿了大路，阻住樹林的邊緣。炸壞了的工事和被煙熏黑了的永久工事遺留了連續的黑光。

德國人的血，鋼鐵和泥濘土，都和德國的土地混淆在一齊了。

七

哥尼斯堡——這是德國的一部罪行的歷史。它好多世紀以來，是靠掠奪生活的，它從不知道勞動的生活的。選兒的宮殿，都是沉寂的，陰暗的。在它們的書房，軍事檔案和圖書館中，在軍事學院

和講堂的厚牆壁裏，孕育着十年一次十年一次的戰爭和掠奪的出征。

在城堡的四周圍，是極易防禦的沉重建築物。在城中心，有一座要塞，是由非常巨大的尖銳的石塊築成的，裏面則闊、切和鑿出了許多的走廊，過道和砲室。它們深入到地下去。

從要塞的塔樓上，可以看見「哥尼斯堡高地」，這是有着隱蔽陣地的二十四個土堡壘。每一個堡壘的高地，可以容一百二十五人至一百五十人的衛戍部隊。這些高地裏的磚造的陰沉的砲室，都被蓋着二人高的混凝土。它們像一條嚴密的腰帶圍繞着哥尼斯堡。這些內防護的「高地」的外形，是平穩的。

在離開城中心六七公里的地方，就是外防牆——是用鋼鐵和混凝土造成的十五座大建築物。它們作為第二道腰帶圍繞着全城。在這些腰帶上的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要塞，堡壘——城堡。

它們隱蔽着營房、砲室、大砲台、機關槍室和軍火庫。這些匍匐在地面上有一人深的建築物，使人想起史前的龐大的怪獸，它們把自己沈重的身體壓進泥土和深陷在泥裏面。

公開陣地的堡壘和充滿了水的壕溝，包圍着它們。

電力站壓送空氣和把電光供給每一個堡壘。

四十九隊野砲，四十五門要塞和海岸用的重砲，一百零四挺機關槍，裝在這些堡壘的鋼筋混凝土的內部。有將近五千個士兵，站在砲室和砲台裏……。

堡壘從普累格爾河的右岸延長起，圍繞着哥尼斯堡又重新通到普累格爾河，再合併起來。

每一個堡壘都有自己的名稱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第四號堡壘，是用的弗得烈·威廉大帝的名字。它是在「克威得勞」堡壘和「夏綠蒂」堡壘之間。這個堡壘的二十二門大砲和機關槍室，可以阻止任何一個進攻。「弗得烈·威廉大帝」堡壘的主要口徑的大砲，相當於戰鬥艦上的大砲。地下的通溝和無線電台，將各個堡壘和城市聯繫起來。

在堡壘之間，密排着很多的永久工事，這是德國防禦工事的新出品。它們有好幾十個。

在永久工事旁邊，築了供前鋒步兵用的掩蔽部。更遠一點，就是無盡的坑道網，鐵絲網，防禦柵，克塞和柵欄——「龍齒」，以及佈雷區。

這一切都是鑿出和深嵌在泥土裏，裝滿了人、技術增備和砲火，是專為對付蘇聯軍隊的。

德國人稱哥尼斯堡的龐大的工事系統，是「哥尼斯堡的睡衣」。條頓人是喜歡安安靜靜地睡覺的。

八

偵察兵面孔上流着汗水在工作着。

複雜的光學儀器的透視鏡，可以從陸地上和從天空中，捉住德國防線上的每一個細節，每一處曲折。構造最精緻的機構，可以確定音響。前哨步兵深入了哥尼斯堡堡壘與永久工事的最隱蔽的場所。觀察網——幾百隻不可捉摸的仔細的眼睛，在毫不疲倦地注意着敵人的每一動作。

知道了敵人的地位，就可以慢慢進，但又準確地揭發出哥尼斯堡的鋼筋混凝土的外壳。就把它前秘密，紀錄在地圖上。

在砲兵的參謀部裏，進行着研究數字與計算的縝密的工作，哥尼斯堡的砲兵團就這樣寫生了，這是一張精確和假借不得的文件。

德國人憤怒着。他們想盡一切可能把我們的部隊從城裏趕出去。但是蘇聯軍隊的手是握得穩的，兩手緊絞着敵人的咽喉。

偵察兵還是不知疲倦地在繼續工作。他們穿進了堡壘的最中心。

對於復仇的恐怖，窒息着德國人。

他們瘋狂地在大街上和廣場上建造工事。凡是能够拿槍的男子，都被動員參加了國民軍（Wehrmacht）。

從軍火庫裏推出了大砲。近郊都佈了地雷。城裏的宮殿和近郊的別墅，都改裝了適合作戰之用。

城市被禁錮起來了。

被俘的第九軍的砲兵司令官拜塞上校惡毒地說道：

「哥尼斯堡決不投降。一七五八年的正月二十二日是不會再重覆的！」

哥尼斯堡的「元首」瓦格涅，在無線電上廣播道：

「現在我們是瘋狂了。我們要用瘋人一樣的狂烈繼續打下去。我們的座右銘——是民族的復仇」

！

實際上，哥尼斯堡是瘋狂了。「北方」兵團的指揮官，發表了一個不經審判即可槍決逃兵的命令。許多被槍斃了的人的屍體。放在大街上和廣場上，上面蓋着一塊木板。寫着：「因違法而被槍斃」

！

德國的女奴隸主，從她們寒裏飛出來了。她們的黑色的惡毒的影子在街上匍行着，攔着士兵的軍隊，她們走進擠滿了德國人的地下室，出現在堡壘中和坑道中，到處像蛇一樣地嘶叫着，只認一個字

：「Pr」

這是希姆萊的座右銘，意思就是：

「不准講話！」

但是在紅軍的前面，是不能靜默不語的。全城都吼叫起來了。

在半島上，戰爭還像從前一樣地進行着。

許多天過去了，許多星期過去了。

在德國的界綫上，出現了從海上開過來的新的師團的番號。但是他們不能解開蘇聯軍隊的致命的緊握。

九

二月十八日，徹爾尼雅霍夫斯基將軍（註一）在戰場上倒下來了。

部隊帶着悲哀的心情聽到了這個消息。但是士兵的悲哀，並不是姑娘們的悲哀。在部隊們當中，興起了一種激怒和衝鋒突擊的渴望。這時候，布達佩斯特之戰的英雄們的故事（註二），經過許多國家，傳到了哥尼斯堡附近。

（註一）徹爾尼雅霍夫斯基是蘇聯的年青將領之一，死時才三十七歲。他本人出身自烏克蘭，做過牧童和碼頭工人，後來進了學校，發揮了他的軍事才能。在這次蘇德戰爭中，他累立奇功，得過兩枚列寧勳章，兩枚紅星獎章，三枚紅旗勳章，兩枚一等蘇瓦洛夫勳章，一枚波格丹·赫美尼茨基勳章和一枚庫圖佐夫勳章。

在前綫的大道上，運動加強了。部隊重新佈署過，從各方面向前推進，改變了行程之後又再向前邁……部隊是愈來愈多了。幾百輛坦克開過去了，有威力的大砲開過去了，攻城砲開過去了，在砲身上可以自由地坐很多人。這個砲隊的砲手們，還爲自己的大砲裝置了特有的鐵軌。

在戰士的眼前，哥尼斯堡像一個陰惡的幻影，從霧氣裏升起來了。

他們怎麼辦呢？

祖國，遙遠和親愛的祖國，俯視着士兵們，鼓起他們心中的勇氣和堅定。

X

X

X

華西萊夫斯基元帥負起了統率前綫部隊的責任。同時，當白俄羅斯第三戰綫的部隊在哥尼斯堡近郊把敵人致命地擊攔住的時候，它的另一部分，正逐步地在肅清東普魯士。

德國人安排了十幾個砲隊來抵抗蘇聯的軍隊，這些砲隊的砲手，完全是由軍官組成的。這些砲隊只能直接開火，而沒有權撤退。蘇聯的砲兵和重坦克圍擊着德國人的界綫。這些界綫是稱爲「第一鐵防綫」，「第二鐵防綫」的……。這些給德國陣地所起的名字，是因爲大量的裝甲和其他的金屬建築，都集中在這個地區。

（註二）匈京布達佩斯特，係由蘇軍於二月十三日解放。

「第一鐵防線」是沿着鐵路修的。在軌道上站着裝甲的軍用，在軌道下面是戰壕和土木工事，在大路的土堤後面，是坦克和大砲。這一綫的戰鬥，是浴血的激戰。吉里洛夫中校的坦克手，連同砲隊和步兵一齊進攻這條防綫。中校重傷了。他現在躺在醫院裏面。

華西萊夫斯基元帥訪問吉里洛夫。

吉里洛夫問道：「亞力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講真話，我們突破了嗎？」

元帥答道：「華西萊·華西萊維奇，我們要突破的。」

吉里洛夫沉默無言。他們是互相瞭解的。

蘇聯的軍隊，應該越過全東魯士！這是每一個士兵的神聖的誓言……當元帥走出了醫院時，吉里洛夫中校爬起來，離開了吊床。在激戰的時候，他回到自己的團隊裏去，坐進了坦克。在作戰中，吉里洛夫逝世了。

部隊在激戰中，在偉蹟中，和在一致的激情中前進着。他們蹣跚了水，在泛濫的區域中前進，覆斃面就污泥齊接地站在戰壕裏。

在佛里舍湖灣的岸邊上，展開了一幅可怕的潰滅的圖景。德國人爬在木筏上、箱子上、橡皮枕上和汽車的車廂上，在驚濤駭浪中漂浮着。許多團隊，辦事員，後方人員，後備兵，都在水裏漂浮着，掙扎着和淹死了。佛里舍湖灣把他們都吞沒下去了。只有很少數人能達到佛里舍沙嘴的淺灘，從那兒

擄回利哥尼斯堡。

X

X

X

哥尼斯堡的參謀部，是由普魯士的鳳狼將軍所領導的，這是一個膽魄而有經驗的組織。在戰鬥中經過磨練的蘇聯參謀部，現在要在決戰中來和它一比上下了……。

考慮到每一件細節的完密的參謀部，正以驚人的頑強和耐心在工作着。裝着電話機械和電報台的火房間，還有無線電電桿——這一切都在緊張的工作和某種精確的迴旋中發出響聲。每小時內都有幾十架飛機，裝甲車，機器腳踏車從參謀部出發，去作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的行程。

在這些緊張的時間當中，就製成了一張哥尼斯堡的地圖。上面記下了敵人的所有火力點——這個工作是慢慢地、頑強而可靠的。地圖上斑雜滿目，有如一塊奇異的刺繡一樣。就好像照相底片上似的，在上面記滿了幾萬個記號：砲台、迫擊砲、機關槍、永久工事、土木工事、電綫、佈雷區、壕溝、銷燬、破壞、坑道、煤炭庫、堡壘。

在繪製這張圖的時候，是放進了幾千個人的努力的——從最前線的一個戰士，一直到前線的參謀長為止。成千個精細的頭腦，在繪製這幅圖。

圖已經準備好，現在要印到石印板上去了。

華西茨夫斯基元帥的參謀部所做的。長趨了兩週的、疲憊的和久經磨練的哥尼斯堡參謀部所繪

想像的。

十

羅西萊夫斯基元帥作了一個決定：

「我們要用多面的衝鋒戰來攻下哥尼斯堡。」

衝鋒戰應該要同時從八個方向開始。八個箭頭都應該將它們的尖端集中在城市的中心。衝鋒戰的主動軸心，就由加里茲基將軍的警衛軍和拜洛巴羅夫將軍的部隊來負責。前者從東南，後者從西北同時進擊，他們必須在要塞的西面會師，將哥尼斯堡截成兩段。

這兩枝會師的衝擊隊，就像兩枝尖刃，面迎在哥尼斯堡城前；在拜洛巴羅多夫方面的，是吉爾爾·梯姆奇克的警衛軍，而加里斯基方面的，是托爾斯梯科夫上校的警衛軍。部隊都在準備中。

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將蘇聯的部隊從哥尼斯堡近郊趕開的。

同時，那些在潰敗之後還活著德國兵，就由佛里舍湖灣的岸邊逃回哥尼斯堡。他們爬上佛里舍沙

的淺灘，就正像爬上繩網一樣。這是些半瘋狂了的人，他們的故事在哥尼斯堡衛戍部隊的士兵中間，撒下了恐怖的種子。

震耳欲聾的響聲，穿過了德國人的營壘、永久工事和坑道。但是在我們的坑道裏，則是一片默然無聲和釋戒的靜寂。嚴峻的戰士們推開櫃子，站在自己的大砲和機關槍旁邊。他們心裏所想的，並不從屬於德國人，而德國人的一切，却是從屬於他們的。

和暖的春風，撫摸着他們掛着亂髮的面孔。

十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早晨。寂靜。

霧氣從陣地上消逝了，在它們的下方暴露出潮濕了的坑道。春天的天空明朗起來了。

一陣難以捉摸的恐懼，穿過了戰場。這是激戰之前的神聖的隱秘的時分……吉里爾。梯姆奇基將軍的警衛軍，鑿着大砲。在這一瞬間，哥尼斯堡周圍是寂靜無聲的。千萬隻眼睛，千百門大砲和機關槍的砲口，都從各方無聲地看着哥尼斯堡。

大家都正準備作激怒的躍進。

一本練得發燙的警衛軍的手上傳過去。他們拿着它，當每個人讀完了的時候，就寫上幾句話，再轉

它傳給另一個同志。這本練習簿的名字，叫做「警衛軍在與普魯士首都之前所寫的話」。

警衛軍尼古拉·格拉布科夫讀着自己的同志們所寫的東西：

「斯大林的警衛軍一定要進入哥尼新堡的！我這裡摩言。警衛軍下士烏拉地米爾·孔赤台朗實

爾」。

「衝鋒呀！任何阻礙都阻擋不住警衛軍。警衛軍上等兵彼得·沙維西金」。

四周則是靜寂的，只聽見從德國人那一方面，傳來響亮的潮潤的重擊聲：德國人把水從坑道裏傾

出去。尼古拉·格拉布科夫在練習簿上寫道：

「我已經打了四年仗，現在到了普魯士獸穴的城牆旁了。我沿着我的祖先們的道路走到此地來的

。我要貢獻出全部精力，以至我的生命，但是哥尼新堡要永遠被摧毀掉……」

早晨十點鐘。

太陽最初的金光，穿過了霧氣在閃爍着。這時候有風力的攻城砲的吼聲，劃破了長空，震撼了大地，降臨在哥尼新堡的上空。在這類用鐵錘錘成的巨大砲口中發出來的吼鳴中，有一種似人似

卸了鹿鳴的像喇叭似的召喚的聲音。

哥尼新堡的樹幹已經開始了。

哥尼斯堡四週的大地猛烈開來了：火和鋼鐵的洪流，從裂罅中滾出來，首都四週圍的大砲，就傾毀在其中的。大砲從各方面開火。吼鳴，砲彈的喧聲，警衛軍迫擊砲的響聲，充滿了天空。

砲火打中了俄軍防綫和深處。黑煙升起來了，城市在燃燒着。沉重的灰燼的雲片開始倒向天空，太陽被掩沒了。

「弗得烈·威廢大帝」堡壘上樹林，連根拔起飛向天空，泥濘土和泥土碎片也飛濺起來。打擊聲不斷增強着。飛機的吼鳴，和大砲的吼聲合流成一片。許多衝擊機在天空出現。

「空中步兵」出現了。

衝擊機擊破壞了堡壘。每一架都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他們在激怒下，像石頭一樣地衝下去，俯衝之後，又重新飛起，在砲火的重擊之下再加上一層重擊。他們從煙霧中衝出來，又再衝到煙霧去。第二批飛機飛走，另一批在同一時間又飛來了。

哥尼斯堡好像沉到一隻沸騰的火鍋的底層去了。

這架飛機了兩小時之久。

突然間，斯大林的名字像火焰一樣，飛過了坑道。步兵出擊了。戰士們站起身來，帶着自己的陣地所組成的火線，跟着前面的火線前進。

多方面的衝鋒戰開始了。

它從八方面圍進了傲慢的普魯士首都。這天迅速的致命的急襲，是壯觀的。煙霧籠罩着大路。風吹走了呼喊聲，括起了在奔跑中的士兵的外套的衣邊。這是全部軍隊的靈感。許多的心結合成爲一個心，成爲一個崇高的心。

生命的力量，充滿了部隊的心胸。

蘇聯的戰士們在普魯士激戰中所幻想的一切，和爲了它的名義而到此地來的一切，現在是呈現在他們前面了……

吉里爾·梯姆奇克將軍的警衛軍，從最初起就向前衝過去。這就是「鑽石警衛軍」的士兵們。他們將包圍哥尼斯堡的環形合圍起來的。他們渴望着，在等待衝鋒戰。索英准校的衝鋒營，正像砲擊一樣地，打中了德國人的防牆，在營裏和步兵同時前進的還有大砲、坦克和工兵。每一個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梅爾尼科夫隊長和他的八個擲彈高手，像旋風一樣飛過了敵人的坑道，從德國人的頭上跨過去。隨而他們就向永久工事爬過去，砲火正像驟雨似地從那兒發出來。

梅爾尼科夫叫道：「向着砲門射擊！」

烟把他們蓋起來。

隨而他們衝出了這陣烟霧，這時候他們已經遠離永久工事了。永久工事寂靜無聲了。

爾英一羣人用邊可怕的力量，直打着「蘭多夫」堡，發衝軍流着血，跌倒在地上了。

爾叫道：「你撒謊，你逃不了的！」

爾還是堅持着。但是它被扼住頸子，發衝軍已經伏在堡裏的火網裏，準備向砲口衝過去。

魯布夫中校命令道：「放棄堡壘，向城中前進！」

十一

進攻的力量和迅速，是不可能想像的。

堡壘全暴露出來了。在上面生長的多年的樹木，全被打光了，堡壘也被毀壞了。主力已經衝破總體的防綫，向城市衝過去。但是堡壘裏的衛戍部隊還繼續開火。「弗得烈·威廉大帝」熱烈地抵抗着。坦克和自動大砲，帶着許多噸的爆炸藥，到「夏綠蒂」堡去。

「蘭多夫」堡絕望地抵抗着。

這時候。從激戰的煙霧裏出現了第一批發衝的隊伍。這好像是新奇的：一方面是猛烈的抵抗，另一方面一開頭就是很多的俘虜。

這就是打擊的力量。德國前線上的許多聯隊和支離隊都支瓦解了。打擊並沒有減弱。砲隊已經第二次改變了陣地，跟着在前面走着的步兵前進。新的火砲的火聲，又向德國人打過去。衝鋒營的新營，又再度摧毀了德國人的防線。

夜間兩點鐘的時候，吉里爾·拂姆奇克將軍，向「蘭多爾夫」營長的衛戍部隊提出迫降條件。在夜色的小聲中，進攻還是在繼續着。

軍使阿達希爾維奇上尉和庫斯尼左夫准校，爬過了「蘭多爾夫」營。懸在深溝上的吊橋，發着響聲放下來。橋下面的水閃着星光，水上面還漂浮着泛白色的魚。德國人驚奇地走着走地鋼筋混凝土的地下室的小蘇聯軍官。

阿達希爾維奇說道：「現在給你們一小時的考慮」。

再過了一小時，一百九十二個士兵和五個軍官，舉着手走出了堡壘。

進攻在繼續着。

早晨的時分，明亮鮮艷的太陽上升了。大砲又啟開了新的一年。步兵是更加深入了。衝鋒的隊伍已經從八方接近了城市。

這時候，重轟炸機出現在哥尼爾堡的上空。它們有一千多架。在兩方陣地上，都是一片寂靜。重轟炸機在坡市上空飛過，遮滿了天空。它們旋轉着，每一架飛機都在尋覓自己的目標。現在它

們開始投下炸彈的區域。看起來，好像城市上面的天空在戰慄了。大地在下面要開了和爆炸着。濃煙的煙塵飛向高空。爆炸的響聲，溶成一片陰沉的雷鳴。大地好像是有感覺似的。

部隊又重新衝鋒了。這時候傳來了消息，說加里茲將軍的替衛軍，已經越過普累格爾河上的火車總站。現在鋼鐵的軸心，完全明確地指示出來了。新的戰俘的縱隊，就像河流似的，從上面流過。魯布左夫中校的替衛軍，就沿着這個軸心滾過關隘。格拉本運河。帶着大炮、手榴彈和爆炸物的替衛軍隊，圍進了哥尼斯堡的街區——圍進了晝族區阿瑪蘭勞的最先的街道。

全城戰慄着。

德國人把精銳的部隊和精銳的砲隊，開到阿瑪蘭勞和普累格爾河來。但時間上是已經過去了。魯布左夫中校的替衛軍已經包圍住內防綫的煤炭庫，並將它們佔領。

十三

加里茲將軍的替衛軍，在炮聲似地轟擊中，強襲了布累格爾河。

直射的大砲，許多架的機關槍，從普累格爾河的右岸向左岸打過來。沿岸被砲火籠罩了，岸上

石頭突然燃燒起來似的。建築物破壞了，崩裂了。在下面，在砲彈和槍彈的狂雨之下，托爾斯泰科街上校的藝術軍在強渡這條寬大的河流，木筏、箱子、小船、裝滿了空氣的大汽球，在因為砲彈激起的沸騰的浪濤上搖擺着。

大砲也在木筏上搖擺着。

藝術軍好像中了魔似地頑強地划過去。有一架四十五徑口徑的大砲已經到了河中間，突然間砲彈把木筏打散了。砲手和大砲開始往水裏沉下去。

其中有誰叫道：

「開砲！」

將要沉沒的大砲開火了，慢慢地再沉到水下去。它消逝不見了。但是另一架大砲也從木筏上開火。砲手在瞄準，其他的人就划木筏。大砲快到岸邊了。在明亮的火箭照盞之下，可以看見木筏怎樣靠近岸邊，瞄準手用被血污了的雙手，拖着沉重的緊縮的繩索，把裝着大砲的木筏慢慢地划到岸邊，擡而上，到它應該發砲的地點。

藝術軍就這樣強渡過普累格爾河。當他們進入了城市的住區，並且他們的打擊，把德國人從岸邊圍開時，在哥尼斯堡的轟擊的大街上，已經聽見梭掃員有威力的聲音：

『Achungs, Achtung!』(註)

這是在廣播西萊夫斯基元帥向哥尼斯堡兵團的德國將軍、軍官和士兵們呼籲投降的宣聲。
「第一——二號」飛機從天空向德國軍隊的陣地，播下了印有宣言的傳單。
早晨時，「弗裡烈。威廉大帝」堡被砲火所攻陷。「夏綠蒂」堡也投降了。

十四

蘇聯戰士的旺盛的士氣，超越了敵人的惡毒頑強。

同鋒的八枝兵力，都更深地透入了城市的中心。敵人懷着惡意逃退了。幾百架機關槍主大街上擱着，大砲和迫擊砲也齊心着。在沿途上突起的是街壘和土堆。在十字街口轉角房屋中的永久工事，好像龍柱機不停地在放射着。

全城燃燒着，許多層的建築物崩塌了。煙塵倒下來。

什麼地方是大街？什麼地方是房屋的前頭和後尾？一切都包在煙霧中，發出焦臭味。街道上熱得

（註）德文，意爲「注意——注意」

可怕。灰塵的旋風從大街這一頭，捲到那一頭。

衝鋒隊就生活在這般的火的混亂中，持續着。穿過地下室，到房屋的上層去，撲滅火力點。他們很自然而熟悉，——他們在衝鋒之前所學習的，並不是枉然的，他們流着熱的汗水，並不是白費的！。確乎用手把大砲從街道上滾過去，佔據了十字街口，用直捷瞄準射擊。

德國人用砲彈集中向吉里爾·梯姆奇克將軍的觀察哨射擊。將軍把觀察哨移近城中心。吉里爾·梯姆奇克走上大橋，從那兒指揮作戰。

他命令把將近五十門大砲搬到大街上去直接瞄準射擊，並要求自己的警衛軍用斯大林格勒式的勇敢來作戰。大家都感佩到，馬上就可以和托爾斯梯科夫會師了。任何轟擊，任何洶火，都不能掩蓋祖國的大砲的擊音。士兵的熱悉的耳朵，聽出了機關槍的熱悉的擊音，自動步槍的熱悉的爆烈聲，和不清楚的俄國話的叫喊聲。

警衛軍向前衝過去。他們衝進了城市的深處，深達六百五十公尺。

魯布左夫中尉，是位穿羊毛衫的高個子的軍官，他離開掩蔽所，走到大街上去。在激戰的喧囂中，他可以聽見他的擊音：

「警衛軍，前進呀！前進呀！」

最前鋒的隊伍，已經在遠處阿瑪蘭勞中心的地方作戰了。警衛軍非常艱苦地向前推進。帶着沉重

的炸藥、鐵槌、手榴彈、和被傾瀉了的工兵，也在其中。在勒根頓大樹和孔庭能林蔭道的十字街口，德國的重機關槍把衝鋒隊逼得靠近石壁。其他的幾架機關槍，也在煙霧中轉起來了。

這塊地點，就使人想起了巨大的坑道：狹窄而深遠的。

工兵格里高里·巴甫立齊科向金屬的掩護衝過去。他差不多一直走到機關槍手近旁，用槍把他打死。再舉起一束手榴彈，就向房裏衝過去。他找到火力點。爆炸的聲音傳出來了。德國人狂叫着，其他的德國人的長靴踏著扶柺溜下來。格里高里打死了四個人。向這所房子打過系的砲彈，幾幾乎把巴甫立齊科本人也打死，但這已經是最後的一顆砲彈了。營衛軍已經用手榴彈把房子的窗戶打破。

在這裏，在一個窗子裏，不只是一架，而是十二架機關槍。

還有一處廣場上，砲彈打壞了一切，從火海上，從煙霧裏，出現了許多高舉着手的德國人。這就是直接斷掉射擊的混成砲兵師團。

在前面的一個人，高舉着一張紙頭——這是華西烈夫斯基元帥的宣言。

從北邊，已經感覺到奧塞羅夫將軍的部隊，在向城中心推進。這些部隊穿過了哥尼斯堡城最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工事。

德國人在緊縮起來，把力量集中在一起。

他們的打算，是想使蘇聯的軍隊在最高處過轉回去，這就是說在城的前面退轉回去，然後拖延戰

爭，但是他們完全失敗了。蘇聯軍隊的力量，迅速，組織和急變最嚴的戰略，對於德國統帥部，完全是意外的。德國人只剩下了一個唯一的希望……在城中心堅持着。在此地還有他們的後備，主力砲兵和精銳的部隊。

十五

士兵們因為磚瓦的灰塵而喘氣。褐色的灰塵塞塞着大帽。就好像一陣沉重的石頭的霧氣在制勝。滑。

這陣濃密的霧落在柏油道上，停在鋼盔上，穿過了衣袋和透過大衣，黏在身體上。許多士兵在褐色的霧氣裏閃動着。

下士丹尼洛夫向自己的戰士們發命令：

「靠近石壁！」

這是最後一次躍進。

六個人在德國機關槍的射擊之下，飛過了大帽。德國人從馬屋的窗口向外看。德國機關槍手在門

驚閃了一下。下士瑪羅達向門口放了一排子彈。自動步槍向窗口打過去。列兵克抗伊尼向窗裏丟了一顆手榴彈。

房子裏靜默無聲了，麻痺了。

繼而在附近什麼地方，傳來了牆壁塌倒的聲響。聽見這樣的叫喊：

「來呀！來呀！」

還是自己的人。就在近旁。

六個警衛軍衝進了房屋，用砲火阻住出路。空虛，寂靜無聲。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情形。

丹尼洛夫高聲地命令道：「Hände hoch！」（註）出來，否則我們就要爆炸了。」

從房子裏，有一個人說着非常驚駭的俄文回答道：

「我們獲得的！」

第一個跑出來的是巴登胡伯少校。他舉着手走出來，面孔蒼白得像死神一類。德國的士兵和軍官從各方面和所有的地方爬出來了。他們踏過自己同伴的屍身，迅速地奔出來，在大街上造成四個人雲集的縱隊。

（註）德文，意爲「舉起手來！」

一共有四百個士兵和軍官。

丹尼洛夫向克拉伊尼發命令：「押他們走！」

而他自己就走在前面。但是這時候從轉角出現了一個綠色的鋼盔。一雙眼睛閃了一下，就又消失了。繼而就聽見了狂歡的呼聲：

「是自家的人！」

吉里爾·梅姆奇克將軍和托爾斯林科夫上校的警衛軍會師了。兩枝互相會師的龐大的力量——加里茨基的警衛軍和拜洛巴羅多夫的部隊會合了。他們把城市砍成兩半。摧毀性的衝鋒戰的軸心，現在是眼看見的和壯觀地橫過了全城。

城市還繼續在沸騰着。

不遠的地方，要塞在冒着烟，它矗立在一個被水所環繞的島上，樣子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看起來，這處龐大的建築物好像是在一個小白裏——它就這樣被粉碎，被搗爛了！

在城裏面，開始了複雜的運動，兩枝軍隊重新變換方向，就在這時候，重坦克又沿着大街開過來。他們帶着橋樑向前推進，在沿途中摧毀了許多的街壘。在坦克的鋼甲上，坐着步兵指揮官和自動步槍手。

坦克和加里茨基的警衛軍，開始襲擊城中心。

在城市大橋上，橫着無盡長的德國俘虜的縱隊。他們被地下室的灰塵，褐色的磚瓦灰弄得滿身污穢，有些是橙黃色的青色的，他們好像一羣染了色的野蠻人。

在他們後面還有從地下室裏剛爬出來的德國人。這些養得很好的人，拖着金鍊繫的狗，帶着女教師和富差，在蘇聯的士兵前面除掉帽子。

眼看出在城市裏已經開始了新生活。

士兵的廚房以全速度渡過來了，他們找到一個掩蔽，停在長着長春藤和安放着花崗岩的石獅子的房屋門前。肥胖的廚子，開始把木材放近爐灶。他穿着白上衣，甚至還帶着白帽子。到處都慶祝着勝利，到處都是士兵們的愉快的面孔，但是廚司快是陰沉的。

穿着工裝的一位將軍，走近他問道：

「你爲士兵們準備了什麼？」

廚司快答道：

「準備得備得很好，但還有什麼話說。他們不吃。第二天準備了，他們吃得很少。士兵們完全不吃東西。大家真是太興奮了。我自己跑到他們那裏去，可是他們說道：「滾開，我們沒有功夫管你！」現在已是在砲火下送東西了。誰也不吃。我真想在史大林格勒一樣，還是拿一枝自動步槍去幹一下。」

他又帶着希望問道：

「將軍同志，也許你要吃一點東西吧？就是勝利也要吃菜湯呀。」

將軍搖了一搖頭：

「謝謝你，老弟。這還不是時候。」

在城中心，戰鬥還在繼續着。

十六

哥尼斯堡要塞司令步兵上將略希的指揮作戰部，是在上水池區域（Oberfluth）。

這位將軍頑強地抵抗着。

他所堅持着的哥尼斯堡的中心，是靠了十個內堡支持着的，五個是在普累格爾河彼岸，從南而來的，五個是在上水池的區域，是從北而來的。南邊的幾個堡壘陷落了。北邊的還堅持着。

但是結局已快到了。

加爾茲茲的陸軍，從南邊穿過城市，衝到中心去。最後一次從北邊和從南邊的圍鋒突襲，差不

● 延長了三十小時。

這是哥尼斯堡的苦悶時期。

榴大砲和坦克襲擊之後，榴彈鋒營的進攻之後，就是一個短促的暫息，兩千，三千，四千個俘虜從四面八方的煙霧裏爬過來。俘虜的洪流停止了。繼而是新的打擊。中心又重新擠滿了俘虜。

在哥尼斯堡中心的街區，出現了一兩辛辣的字眼：

「把俘虜搬出來！」

現在有一大隊被搬出的俘虜走過來了。他們舉着一根大白旗子。一個軍官指揮着他們，走着整齊的腳步。軍官向俄國軍官們致了敬禮。

但在縱隊後面，戰鬥還沒有靜息下去。

各式各樣的熱烈的衝鋒的生活，充滿了東普魯士首都的每一個角落。夜來臨了。路希將軍的小島，是愈來愈小了。我們的砲兵已經停止了砲火。蘇聯的戰時行政人員，已經在全城工作。在他們旁邊站着大獲解放了的俄國人，這都是這個該詛咒的城市的奴隸。

但德國人在城中心還是堅持着。

加里茲基將軍下令：「結束！」

深夜時，蘇聯的軍差帶着加里茲基將軍的哀的美領奇，到上水屯區域去見路希。

談判非常短促。

路希將軍投降了。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夜九時三十分。哥尼斯堡的衝鋒戰是完全的勝利結束了。這一個最後的衝鋒之夜和第二天，帶來了五萬個新的俘虜，——這是哥尼斯堡最後的士兵和軍官了。

哥尼斯堡老灰狼——路希將軍，陰鬱地走進了蘇聯的參謀部。

德國人在哥尼斯堡的抵抗，使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一共九萬兩千多俘虜和將近四萬兩千多陣亡的士兵和軍官，其中還不包括傷兵。

「哥尼斯堡的睡衣」是堅固的，但紅軍還更堅強。

勝利呀！

兩天之間，普魯士的要塞毀滅了。

這是蘇聯士兵的勝利，是蘇聯軍事天才的勝利，是斯大林軍事科學的勝利。

參加哥尼斯堡衝鋒戰的英雄們的光榮，將永垂不朽。

——寫於哥尼斯堡——

哥尼斯基之陷落

原著者 蘇·V·魏里奇科

翻譯者 戈 實 楨

出版者 人民畫報社

一九四六年十月出版

✓

8

✓